

歷史與藝術



《溥儀出宮·民國十三年》趙奇 中國畫

歷史背景

中華民國成立後，根據優待清朝皇室條件，溥儀仍可保留帝號，並住在紫禁城後三宮內。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，馮玉祥將軍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回師北京，囚禁賄選總統曹錕，發動了北京政變。11月5日他派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將軍到紫禁城，將溥儀驅逐出故宮。1925年10月，故宮博物院成立。

《溥儀出宮·民國十三年》

中華民國成立後，根據優待清室條件，溥儀仍可保留帝號，並住在紫禁城後三宮內。但溥儀復辟事件使人覺得舊皇宮成為恢復帝制勢力的大本營。於是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10月23日，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回師北京，發動北京政變，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，並勒令舊清遜帝溥儀等皇室遷出紫禁城，以完成他耿耿於懷的「為民國剪辮子」的夙願。11月4日，民國政府召開緊急國務會議，討論並通過馮玉祥的議案。次日，正式下令溥儀等驅逐出宮，廢除帝號。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等到達紫禁城後，限溥儀等要在2小時內全部搬離。但溥儀不甘心立即出宮，故意拖延時間。鹿鍾麟等認為清室全部馬上遷出於倉促間難以完成，但廢帝溥儀應於即日出宮，無論如何，不得再拖下去。就這樣僵持過了中午，溥儀仍耗在宮中。鹿鍾麟感到好言相勸，今天可能就走不了了。於是，他心生一計，對隨行人員大聲說道：「快去告訴外邊的士兵們，時間雖然到了，但事情還在商量，先不要急着開炮。」溥儀信以為真，迫不得已交出了「皇帝之寶」和「宣統之寶」兩顆寶璽，準備隨即離開紫禁城。鹿鍾麟又令遣散各宮太監宮女，清點公私財產，摘掉宮內懸掛的宣統十六年之牌示。至此，清帝入駐紫禁城的歷史正式告終。

對清朝的歷史，溥儀因年幼還談不上獨立的政治責任。但作為清朝最後一位皇帝

，而且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帝，溥儀卻以一個清朝末帝的歷史符號留存於史冊。溥儀離開紫禁城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，標誌着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的逐步探索和改進。1925年10月，故宮博物院成立，由此，紫禁城開始以中國歷史文化博物機構的面貌出現。

畫家認為繪畫是歷史思考的圖像化，也是表達問題的手段。歷史畫需要畫家對現實和歷史有透徹的了解，也要以崇敬的心態創作歷史畫，並能把環境氣氛和人物形象合理統一。這件作品以六條屏的形式，刻畫了溥儀等從故宮出發的歷史場景。畫中對於人物表情姿態、群體關係、服飾裝束，以及各種背景的參照和空間的設置，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表現。作品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時空，五輛汽車組成的溥儀出宮車隊在做出發前的準備，場面浩浩蕩蕩，但氣氛卻低沉壓抑。畫中溥儀、婉容、文綉及其他親屬、隨侍人員，以及荷槍實彈的國民軍士兵，圍觀的人群表情木然，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，等待着歷史瞬間的轉變。這個場景應了宣統在幼時登位時說過的話「我不接這兒，我要回家」的預言，現在溥儀真要回家了！畫家以生活在今天的眼光和跨時空的視角，表達了一種對歷史真實的認識。這是在今天觀照下的真實，也是畫家對自己的情感或意見的視覺評判。面對所描繪的歷史事件和真實人物，畫家用群體肖像來塑造歷史，力求把人物的刻畫、畫家的生活、筆墨的造型巧妙融合，從而形成一個寬廣、宏大的歷史氛圍和真實人物營造的場景，進而給觀眾呈現出畫家所追求的作品真實性和歷史感。

欣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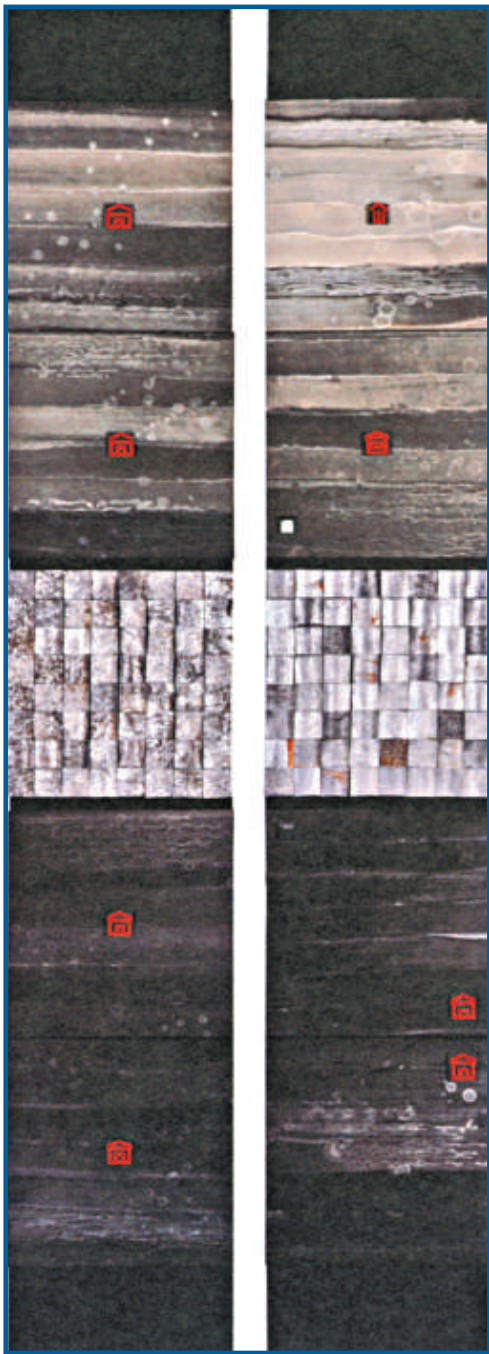
多元印象

盧玉燕的水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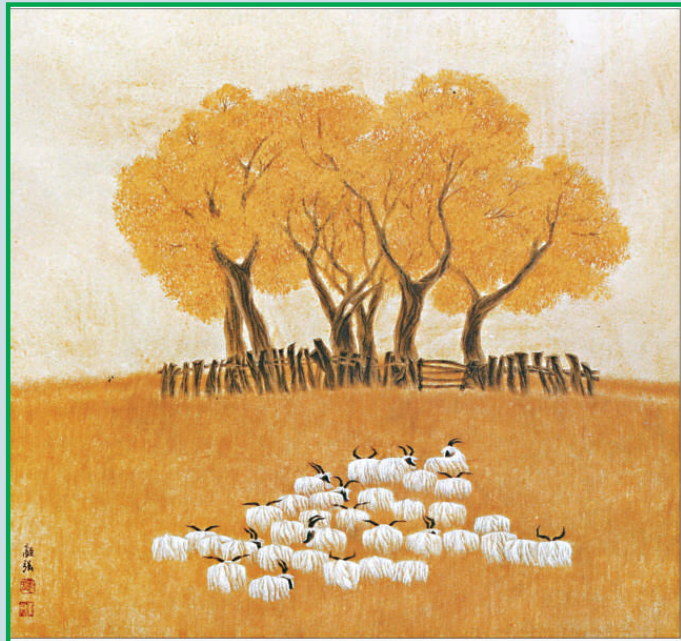
回顧香港舊日往事，從70年代前艱苦辛酸的營役，到今時今日暢旺的經濟發展，一路走來，可謂不無坎坷。歸根究底，發奮圖強，積極向上，以至經歷英國的殖民地統治，都在香港人的意識形態中留下深刻烙印。由於深有體會，香港人與香港文化便成為盧玉燕作品中常見的題材。

香港以一個華人社會，但卻長期接受英國文化，影響所及，東西兩極文化，竟在這個彈丸之地並行不悖，互相輝映。盧玉燕的作品，正要結合某些本土文化意識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，凸顯這種社會現象。除此以外，在香港，人人勤奮向上，希望事業有成，所謂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等，更成為不少的人生格言。於是，盧又用代表香港人心態的種種諺語，以圖從不同角度，探討香港人上進努力的拚搏性格。

香港人的思想態度，在踏入20世紀的前夕，又再經歷一變。在1997年回歸祖國後，香港發現自己的價值所在，並一直不斷探索作為香港人的優點，其中包括開放開明、公道持平、一視同仁、奉公守法等來之不易的特質。盧由此得到啟發，於是開始創作《重組》系列。所謂《重組》，具有多重意義，可以泛指香港自行重組社會的方方面面，包括精神面貌、社會文化、公民態度、民族自豪感等等。至於媒介方面，選用竹這類傳統寓意豐富的物料，是希望映照香港文化，寓意香港人在民族意識加強抬頭的今天，重拾自我，繼續堅韌不屈，奮發自強。



《重組》 盧玉燕



聲聲秋色



烏珠穆沁的冬日



草原風情



額濟納秋天

筆墨隨時代

郝毅強筆下的草原風情

本報記者 王志民

根針都能聽見。我也喜歡白色，白的的馬、白色的駱駝，白色象徵着草原的聖潔。」郝毅強說自己的畫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，全部是自己採風內容，喜歡寫實的路子。在大草原上，人和物都顯得那麼的渺小，這也造就了郝毅強的畫裡多數的「景大人小」，追求那種空靈，讓人時時感覺到禪的意境。

1987年才僅24歲的郝毅強參加了作為內蒙古自治區50年大慶的重點項目成吉思汗壁畫的創作，十幾米寬，兩層樓高的壁畫前後用了四個月，和另外三名畫家共同完成，此後，他開始大量的創作作品。1990年郝毅強第一次在日本舉辦個人畫展，這也是讀賣新聞第一次為蒙古畫家舉辦個人畫展，30多幅作品都賣掉了，這個展覽對他的觸動非常大。

1999年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郝毅強認識了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，他的夫人是中國人，之後這對夫婦幫助他在美國洛杉磯的「亞太博物館」和三藩市的「中國畫廊」舉辦了個人畫展，此前亞太博物館只為三名

中國畫家辦過個人畫展。蒙古風情的繪畫深深吸引了美國人，博物館提出為他申請辦理移民，當時已經是內蒙古呼和浩特政協常委、青聯常委、內蒙古藝委會秘書長的郝毅強是內蒙古藝術學院裡最年輕的副教授，在國內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也都很好，他猶豫了很久，覺得自己應該多充電，下決心來到美國。之後他和一個香港人在洛杉磯共同投資買下了「文淵閣」畫廊，並帶了幾十個美國學生。

郝毅強說，來美國後看了大量世界名畫，感覺自己以前的畫很拘謹，這些大師的作品對自己影響很大，尤其是色彩的變化。他說，傳統的中國畫色彩單薄，相反色彩濃烈的西洋畫視覺的衝擊力很強，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習慣。雖然自己不喜歡太現代的，但現在的傳統畫中融入了現代的元素，尤其是在色彩上追求更厚重的感覺。郝毅強說，美國人很喜歡水彩畫，幾乎每家都掛有色彩輕鬆的水彩畫，還有彩色鉛筆畫。他曾應邀為美國現任國務卿希拉里和幾位眾議員和參議員畫過肖像。

草原上的藝術家靈感來自於草原，那裡有悠遠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澱，無論你是否蒙古族，只要在草原上生活過的人，都會被廣袤的草原、善良、純樸的蒙古族以及蒙古族對長生天的敬畏和人與自然的和諧所感染，不由得盡情去描繪她、吟嘆她，郝毅強的作品恰恰就是這樣無怨無悔地盡情描繪了草原生活。



《共存》 盧玉燕

茫茫草原，白雪覆蓋，寧靜而曠遠。極遠處星星點點的黑色慢慢從天邊移動過來，近了才看得出是出來覓食的羊群，雪白的羊毛和大地融為一體，只有羊角和兩隻黑色的眼睛飄逸在體覆白雪的草原上。這是蒙古族青年旅美畫家郝毅強的繪畫作品。

郝毅強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、榮獲中國文聯、中國美術家協會授予中國百位畫家榮譽稱號。現任美國文淵閣藝術中心CEO，美國國際美術家協會授予終身成就獎。數次參加美國美術權威機構舉辦的藝術大展，並多次獲得特等獎、一等獎等獎項。

出生於內蒙古包頭市的郝毅強自幼受蒙古文化的薰陶，他母親是蒙古族也是他的啟蒙老師，十三歲時郝毅強從師現任中國美協主席劉大为為學習中國畫。畢業後郝毅強回到內蒙古，蒙古文化深深影響着他的作品，草原、羊群、駱駝、牧人……，在他的筆下卻表現出另一番風味。郝毅強的作品最搶眼的是他的工筆畫，但草原題材的工筆畫在他的筆下似乎沒有傳統技法的立體感，更多的感覺是寫意，近觀他的畫作，筆鋒之細膩，讓人彷彿進入那白茫茫的世界，感受着那份空靈。

郝毅強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：「我喜歡靜，這和當時的生活環境有關，那時常常去草原採風，一待就是幾個月，在一望無際的草原畫畫，靜極了，連掉